



GILLETTE 勃艮第一—第一幕

勃艮第一 法国
第一幕 — 第二人生的农庄

故事从来不会相同，因为故事相遇的那些时刻从来不会相同。地方会变。季节会变。人会变。而当女人走过它们的路，一切预测都失去了价值。

这个故事我前些时候讲过。今天我想更用力地再讲一遍，几乎像是和自己的一场对话——一声来自记忆的呼唤，一个不停敲着时间之门的声音，提醒我的不只是曾经发生过的事，也许还有仍可能发生的事。

第一幕——第二人生的农庄

二十年前，我动身前往法国腹地的勃艮第，打算买下一座古老的农庄。

那是一片葡萄酒、奶酪和低调优雅的土地，法国人守护这种优雅就像守护一份遗产。负责这桩买卖的当地房产经纪人，我早就认识。他把这处房产说成一个难得的机会，条件也诱人得足以勾起我的好奇。

我从来不是一个淘便宜货的人。便宜货是人类的发明。真正的机会属于天意。

那一带远离主要的商业路线。来访的人主要是在八月和九月的采收季，或者在庆祝新酒的当地节日里。一年中其余的时间，寂静统治着山丘和田野。

农庄的状况非常好。需要一些维护，几处结构上的调整，再在底层弄一间像样的办公室。没什么特别费事的。

然而，那位经纪人似乎很着急。

他解释说，一场暴风雨正在逼近，建议我们骑马快速察看一下庄园。

十二公顷。

葡萄园一直延伸到地平线。

红葡萄酒。

白葡萄酒。

香槟。

西边有一个小湖。

一排排金合欢树。

现成的葡萄销售合同。

我们骑马穿过庄园时，我问他主人为什么要卖。

他的回答简单，却令人心碎。

“我妻子得了癌症。我不想让她把剩下的岁月都绑在这座庄园上。趁我们还来得及，我想带她去环游世界。”

我什么也没说。

回到马厩，我注意到八匹漂亮的阿拉伯小马。

我问整个庄园的价钱。

农庄。

土地。

葡萄园。

马厩。

马。

那个男人犹豫了。

他似乎几乎不敢说出口。

然后他说了。

“六十五万欧元。”

我考虑了几秒钟。

第二天，我们去见了公证人。

我一次付清。

没有按揭。

没有银行。

没有贷款。

我成了勃艮第一座庄园的主人。

一个葡萄种植者。

一个农夫。

甚至一个乡下人。

我对自己笑着想：所有那些说我写东西像狗一样的人，终于为我找到了最完美的职业。

Ferdinando